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總聞卷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煜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胡澄

詩總聞卷九

宋 王質 撰

雅

聞雅一

雅樂歌名也雅有大雅小雅見于季子所觀猶之可也南山有臺之類豈不大而入小泂酌之類豈不小而入大姑猶之可也既强以為風有正風變風又强以為雅有變雅

前人所言以事之美惡分正變以辭之繁簡分大小既立此法則古詩必有更張移易者細推季子所觀小雅有美有惡大雅有美無惡小雅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杜氏以為遺民者商王餘俗故未大審爾乃周德之盛非周德之衰也故此成康以下者皆是也大雅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杜氏以為雅者詠盛德形容但歌其正不歌其變審爾則小雅亦雅也何以及衰故此穆夷以上者皆是也更改

移易斷無可疑者風亦有之如何彼穠矣之類明為王姬下嫁齊侯之詩是也姑存以待識者

闗雅二

雅大小諸篇據序王雅及后稷及公劉及太王及王季及文王及武王及成王及宣王凡其上世之賢君無有不及變雅止及幽厲而不及他王自厲王以上有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自幽王以下有平王桓王王風止于桓王未聞以下而皆不及至其詩無可復見幽

厲之干涉者則以為思古思古不思文王而專思武王不思康王而專思成王皆不可曉恐其間亦不及他王或臣或民或男或女者不專二人當之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然既為此學當不愧于天不怍于人不可承流言為實說使為惡而茍免者何幸非己而妄受者何寃且如無將大車悔將小人小明悔仕亂世小人亂世豈非為君之罪而不以幽王為刺何也采菽婦人怨曠鄰葉士

大夫饔飱微薄何與于人君而乃以幽王為刺何也且如漸漸之石以夷狄征役久病而作苕之華以夷狄師旅並起而作何草不黄亦以夷狄用兵不息而作而前後两詩皆刺幽王中一詩不刺幽王何也瞻卬召旻皆凡伯刺幽王大壞一稱旻天一稱昊天獨以旻為閔小旻又不以為閔何也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序皆刺幽王而毛氏以二詩為刺幽王四詩為刺厲王何也序者如此釋者如此皆所不曉也

闘雅三

漢晉以下有迎享送神曲皆用諸大神後世亦施諸小神今孜楚茨自楚楚者茨一章濟濟蹌蹌一章迎神也執爨踖踖一章我孔熯矣一章送神也又有夕牲引牲歌夕牲視牲也引牲陳牲也今考信南山恐是此歌甫田大田皆是饗神之曲後世有耤田迎享送神歌太社及先農迎享送神歌必有自來或曰頌告神之詩雅非告神之詩特詠事之詩也自梁定國樂並以雅為稱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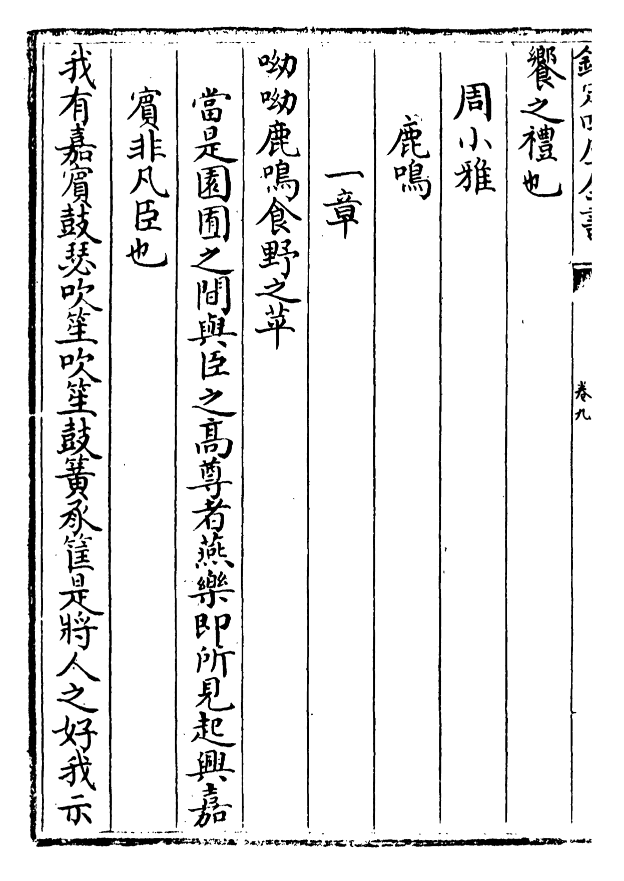
官出入奏俊雅皇帝出入奏皇雅太子出入奏徹雅王公出入奏賔雅上壽酒奏介雅食舉奏需雅撤饌奏雍雅牲出入奏滌雅薦毛血奏牲雅降神及迎送奏誠雅皇帝飲福酒奏獻雅燎埋奏埋雅今楚茨信南山大田甫田畧見而楚茨為詳後世有飲福撤俎歌今楚茨末章亦具所謂禮儀既備也

聞雅四

古曲不傳于後世而三國六朝之間尚或有之漢有殷

中食舉七曲大樂食舉十三曲魏有四曲皆取鹿鳴而魏曲又增騶虞伐檀文王皆古聲亂後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同而聲實異唯鹿鳴獨得存後又改第一曰於赫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用後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用後所改文王聲第四曰日復復用鹿鳴聲不用伐檀聲也且以詩推之則其存尚見于此今觀於赫與鹿鳴繁簡長短不同不知何由用其聲世傳桑景舒聞虞美人曲能動虞美人草以為此

吳音也別製一闋與虞美人曲迥絶而艸亦動恐或有之自晉宋以來食舉謂之四廂歌此鹿鳴所謂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古列位左右前後分置所謂輔拂疑丞是也自後謂之四廂食舉猶存其名後又謂之東西廂歌漸廢四廂之制而至今軍職猶存四廂之名然皆虛稱也大率古朝禮與軍禮相埒軍禮左右前後而尊者處中朝禮亦然今軍職則故軍儀亦故朝儀也其他未易可推惟食舉以鹿鳴之辭又以魏晉之號略見古燕



饗之禮也

周小雅

鹿鳴

一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

當是園囿之間與臣之高尊者燕樂即所見起興嘉

賓非凡臣也

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

我周行

二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此章獨不及樂蓋與導言通情所謂德音也前後皆禮飲其中蓋從容酬酢款曲凡庭樂作則人語當止人語交則庭樂當息

三章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賔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賔之心

聞音曰行户郎切倣古交切集韻效倣効通作爻又爻子謂放效也作交兩音皆可用吴氏不必專用交大率吴氏多定從一讀去古既遠苟叶則皆可也湛持林切

總聞曰鄭氏示作寘盖以卷耳寘彼周行易之視古示字也古無示字示作永不從目者使人觀也從目者自

我觀也皆有所示也賓之與我相好使列位觀之賓之德音甚明使下民觀之皆民見而不敢為偷君子見而欲有所似也此臣必國之所推衆之所服故人君表出以風厲也少年試武昌遇鄉人賣姓忘名曰勉旃俟中選當歌鹿鳴送女趣使先歌即取肅吹之其聲舒緩全無髙急音呦呦作兩聲甚久下或一字或兩字或三字一轉未有四字者其人少知書喜音律遭亂從軍後莫知所在惜是時方十六歲未知好古不究所以今併載

于此

四牡

一章

四牡騑騑周道倭遟豈不懐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

豈不懐歸詩多有此辭悲情之中有顧意臣子之義

兼全也

二章

四牡騑騑嘽嘽駱馬豈不懐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不遑啓處詩亦多有此辭與豈不懷歸同情二句合

在一章尤動人

三章

翩翩者鵻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四章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五章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聞音曰馬滿補切下後五切毋滿罪切諗式荏切

旁紐作氏任切叶駸

聞物曰騅䳕鵻也南人呼為䳕騅行役當在春時

總聞曰古者重于以身臣人身非我有也雖父母不得

養之載驟駸駸亟欲畢王事也將母來諗以養母告君

欲休官歸家也父男子猶能自力母婦人必待人而後

養故人子尤所動心將父者一而將母者再也古風至

西漢猶存官吏以府寺為舍十日一休沐以所居之官

為家而其家即相判也不獨行役雖居官守亦與其家

成疎故詩多有父子及夫婦相懷之辭

皇皇者華

一章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征夫每懐靡及

征夫皆有靡及之心則為使者惟恐不及可見上忠

勤則下奮勵也

二章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周徧也不必以為忠信左氏亦未嘗言忠信止曰必
咨于周而毛氏以忠信為周杜氏從之其言訪問于
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
獲五善敢不重拜不審左氏在何代是時已有此學
至漢儒益盛左氏之文不及周以上裕而純過于秦
以下肆而駁氣象皆古而有純駁也唯左氏似裕而
有蹙廹之象似純而有雕鐫之迹非周以上之文也

似肆而有謹嚴之法似駁而有娟美之風非秦以下之文也恐是生于戰國之時而不染戰國之習强為力以變俗者也左氏共知其非丘明孔門弟子之文論亦不見因載于此故以大序為子夏孔門亦不如此殆西漢以下東漢以前其駁又甚也

三章

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四章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五章

我馬維駰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聞音曰諏子須切絲新齋切謀謨柸切度待洛切

聞事曰左氏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

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鄭氏肆夏文王鹿鳴

俱稱三謂其三章也以此知肆夏詩也引國語

曰金奏肆夏樊遏渠所謂三夏也吕氏肆夏繁

遏渠皆周頌也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鄭氏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杜氏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昭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下謂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肆夏之三謂肆夏昭夏納夏良是不知繁遏渠云何王夏而不及蓋避之也杜氏又文王之三謂文王大明緜良是鹿鳴之三謂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良是文王大雅之首鹿鳴小

雅之首也舉其首以次至三也古者酒有三獻或五獻每一獻三樂此用三獻故用三樂凡九樂但序者不細察以鹿鳴為燕嘉賓以四牡為勞使臣以皇皇者華為遣使臣皆祖此而又失之文王既曰兩君相見之樂文王之序何不曰兩君相見也特燕禮之間舉其詩之輕重為其禮之隆殺非其詩必為某事也不獨此工歌而已他賦者亦然隨時取意隨意取詩以此知序

者之過也

總聞曰所謂大聲不入俚耳折楊皇華則嗑然而笑折楊逸詩皇華則此詩是也當是流傳里閭道路之間喜為咏歌亦可以推他詩凡風雅頌皆人間所常倩樂寫情如今大曲慢曲令曲及其他新聲異調者也頌特其體制差異則人間罕行亦有雖大樂而有別名呂氏所謂執競一曰繁遏思文一名渠別名當是人間所可用者也

常棣

一章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

不如本字鄂蒂也蒂無光采花有光采然蒂承花之光采皆從蒂而生花落則蒂結為子此花之本也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當是春時見此花而感同氣也兄弟國家之本凡為上之光采因同氣而生因他氣而成也所謂莫如

二章

死喪之威兄弟孔懐原隰裒矣兄弟求矣

天下莫可畏于死喪莫可愛于兄弟言畏愛之極如此原隰之間鳥獸之羣尚兄弟相求故不及脊令也

三章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毎有良朋况也永歎

脊令首低尾昻首尾相應也亦當是有見興感兄弟急難相應當如此也

四章

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每有良朋烝也無戎

朋友常有相愛之意其善者不過長歎其氣盛者亦終不肯犯難施力也集韻戎通作拭爾雅相也博雅推也言無所施力也務戎不相叶因左氏以務為侮故說者競起左氏必以經改蓋附會緜禦侮為辭故劉氏從之又以戎為戍相叶吳氏以務戎皆改詩之所存蔑矣遂轉務音蒙集韻雺霧霿霜皆有蒙音此

說最佳雖字無兩亦通用通呼然似不必詩之取叶至不一且以二章言之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四句三叶兄弟鬩于墻外禦其務就句取叶禦務是也蓋其歌曲必禦字務字兩斷每有良朋烝也無戎朋作蓬音今北人多作此呼于歌曲雖不知其的于諷詠亦自有微音其他取叶隨詩可見今略載于此

五章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危急之時最倚兄弟為切安平之際乃資朋友為多何者彼各有門户親族難代其捐軀而救難也故以危難責朋友而以身許相知者皆非正也

六章

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孺屬也和樂之情則均而尊卑之屬則別也

七章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妻子雖如琴瑟之協而兄弟亦如和樂之耽則家道全美也妻子協而兄弟睽豈得為樂也必兄弟無他而妻子乃合盖妻子不患不協而易睽者兄弟也下文可見

八章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凡人必思之深謀之盡乃見實理實理見則信心生

也

聞音曰弟待禮切懐胡隈切難泥沿切嘆他涓切

生𤔡狌狌亦作猩腥賈氏生生先醒也後生後

醒也湛持林切末以乎叶孔氏説詩大體依韻

亦有即將助語以當韻之體如此詩之類是也

聞字曰集韻侮務通用傷也慢也左氏作侮可從

然丁氏似附會務侮恐難通

聞句曰或説常棣之華鄂止句言花鄂皆不韡韡

也蓋以不爾為真爾亦有所疑王氏不韡韡言韡韡也故因疑而析句五字三字笴于古有疑而不敢强立說特就其中求合亦不害好古也

總聞曰此詩未嘗有切責深恚之辭特以情以理感悟而已左氏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屛周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毛氏槩言召公杜氏以為虎也其詩在厲王之時則詩未必皆作于成周之盛時也魚麗之序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彖微以下治外不無所礙故孔氏以序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外傳周公之詩曰兄弟鬩于墻為周公作也陸氏鴟鴞為詩常棣作詩變為言作者周公之于詩其道在鴟鴞其事在常棣又畧左氏名穆公直以為周公其欲附合于序如此今以鴟鴞倣之其辭似非周公之作也而名穆公之作蓋亦未見杜氏屬王衰微兄弟道闕名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作此周公之樂歌屬而至宣宣而至幽幽而至平平王始遷東都豈有百餘

年之前糾合宗族會聚東都名穆公賢者必不無君無國如此故凡左氏所載不敢不信而間亦有難信者也

伐木

一章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出谷遷木毛氏以為君子雖遷高位不可忘其朋友此意甚善鄭氏又求其尚在深谷者此意尤善用鳥

意推人情古風可見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神且求聽以其和平亦有感動也

二章

伐木許許釃酒有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

我弗顧於粲洒埽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

不來微我有咎

不來者得非我弗相顧我且有咎何為不來責躬引

愆必欲要致其來也

三章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民之失德則以乾餱吾儕雖小不滿意不必介念俗謂幸見恕且盡歡也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湑矣

有酒則飲無酒則沽不可虛度也有鼓有舞隨所有取樂及我職事有暇共飲此酒乃所願也

聞音曰丁陟耕切羜直呂切父扶雨切顧果五切埽蘇后切簋已有切舅巨九切咎巨九切阪孚鬻切踐在演切愆起淺切酤侯古切暇後五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為三章皆以伐木為首辭

聞物曰嚶音纓柔細也毛氏鶯懼鄭氏相切直皆恐非大率鄭氏附合求友舊說嚶音鶯遂以為

鶯相承出谷求友為鶯鶯之事如此誤衍甚多

聞事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毛氏因諸父諸舅之辭遂以為天子其初意甚正其後意稍違今定從初意

聞人曰諸父父黨諸舅母黨兄弟亦母黨玩辭諦意皆異姓與常棣同姓不同也

總聞曰鄭氏伐木謂昔日未居位在農之時與友生于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今有酒而釃之本其故也此意

甚佳但不當以為王者識者更詳

天保

一章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人傳天辭如皇矣帝謂也

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二章

天保定爾俾爾戩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禄降爾遐福惟

日不足

三章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四章

吉蠲爲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君先君也總言先世諸公諸王鄭氏緞傳神辭上下

稱人以先字貫于其中如小旻上下稱事以否字貫于其中語法正同

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神他神也先世之神已竟則他位之神次至弔至也詒遺也當是祝傳神辭先世有尸他神無尸

六章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

茂無不爾或承

闓音曰除治慮切享虚良切福筆力切禮福者備也備旁紐作逼古文福字多叶直極等字至唐猶然古者不獨以福作逼字音亦以福作逼字用賈氏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顔氏福古逼字自後福作祜意不作逼意然逼音猶在也

總聞曰此詩第一第二章導天情至第三章天隠而不可憑則以物之大者喻之第四第五章導神情至第六

章神亦憑而不可憑則又以物之極大者喻之前七佾後四佾皆天神下辭達其君也前五如後六如皆天神指物喻其君也大率皆藉天神為辭

采薇

一章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

當是將佐述離家還家之狀

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啓居玁

狁之故

二章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三章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薇作春時薇柔夏時薇剛秋時冬不言者来歸也所

以下言昔我往今我來之期適滿期年也

四章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常即常棣也止是物記時如前章采薇非專喻將帥車馬服飾也詩屢稱常棣之華似皆有所興也大率詩人因物起興非接于所見與無由生此再指初發之時也秦子作人當如常棣灼然光發亦因詩人棣

華為辭不必泥也當是周道春時多此物故引之一月三捷言屢勝也不必言一侵一伐一戰為三也

五章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以象牙飾弓弰以鮫魚皮飾矢服今軍中猶有此制

六章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

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旣以微茁𣜯穉𣜯壯計歲月又以棣華計時候末章

明言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與前

章皆相應指期甚明也

聞音曰作即各切亦摠古切莫武博切亦莫故切

皆通作緫古莫故尤顯處臣列切疚訖力切來

六直切華方無切服滿北切戒訖力切哀於希

切

聞事曰爾雅陽為十月郭氏純陰用事嫌于無陽
故名此恐是十一月陽生之候初章言歲莫此
是預言來歸之期後章亦然不應十月已歲莫
今月令皆是周制其言歲時早晚恐用夏正
總聞曰禮師有功則愷樂獻于社其後號曰短簫鐃歌
又其後號曰鼓吹亦謂之鐃歌鼓吹舊有爻如張遠如
期之屬其後不可勝紀采薇出車六月吉日恐是此曲
出車

一章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此行天子使之來也其詩皆以王命為辭此亦是將佐叙離家還家之狀與采薇同

二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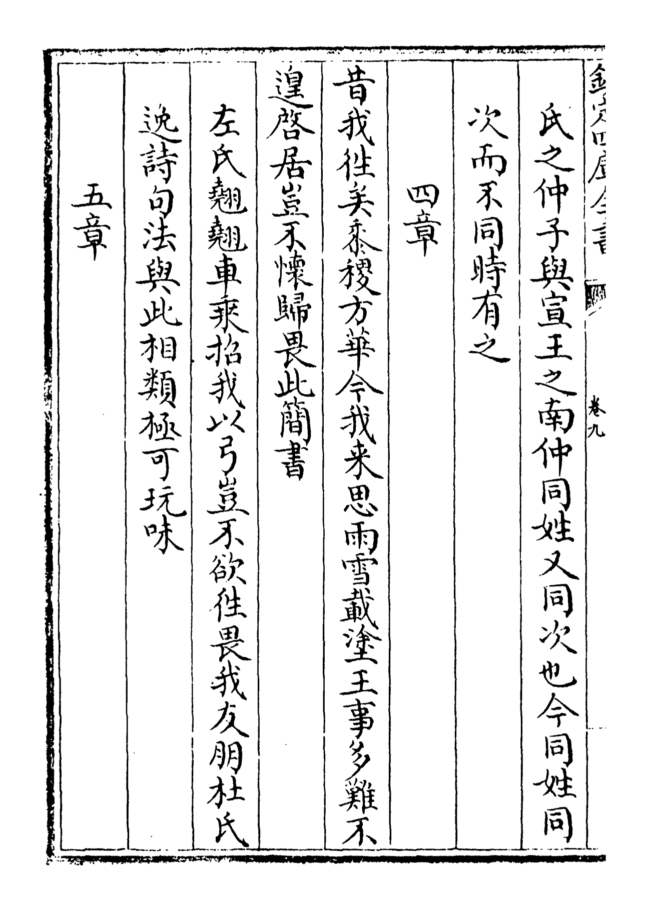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彼旟旐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瘁

此二章于牧地謂民卒也言旐言旟旟州里所建旐縣鄙所建止是集衆二章皆曰僕夫亦是偏裨之屬故使令稱僕夫也下章既言南仲遂稱旂旐旂諸侯所建其容乃盛非前章比也

三章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南仲文王之屬也林氏南得氏宣王之時恐非此南



氏之仲子與宣王之南仲同姓又同次也今同姓同次而不同時有之

四章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左氏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杜氏逸詩句法與此相類極可玩味

五章

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君子謂南仲也當是將佐之在別部而來軍前者故有未見既見之辭

六章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闡音曰牧莫狄切来六直切載節力切彭鋪郎切

華方無切降乎攻切喈居奚切

聞事曰此行在北無戰止是往戍故言城在西有

戰故言伐言執言獲

聞跡曰毛氏朔言北方也襄除也今定襄屬并州

朔方亦屬并州朔方固是北方但襄除無謂

總聞曰前四章自西都往北方也夏往而冬歸故曰昔

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後二章自北方

歸西都又往西方春至西都故曰喓喓草蟲趯趯阜螽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既見而又行也春歸西都故曰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蘩祁祁執訊獲醜薄言旋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其去來不逾春也一歲所成併西北方之事結之

杕杜

一章

有杕之杜有睆其實

其去言杕杜與薇作同時此當是師徒之室家所叙與采薇出車同期而其人則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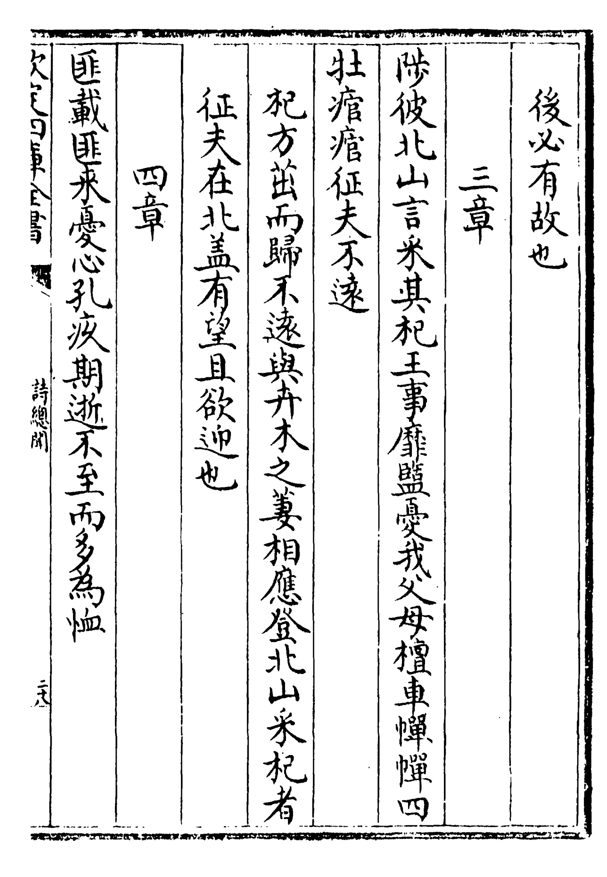
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其歸亦與薇剛歲陽同期

二章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前詩皆以深冬而歸此詩獨至次春而歸比同歸差



後必有故也

三章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幝幝四

牡痯痯征夫不遠

杞方茁而歸不遠與舟木之萋相應登北山采杞者

征夫在北盖有望且欲迎也

四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恤

當是以病不載則不來故後期望夫固懐憂此又為

多盖比同歸後期爾

五章

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卜也筮也合以為近界近不踰春也古者人神相孚

卜筮可信如此

閩音曰母淵罪切憚尺善切痯古轉切来六直切

疚訖力切偕舉里切近渠記切

閒字曰繼嗣我日積日為月而至于陽此句法甚

健

總聞曰不必言同歌同時異歌異日且引易君子小人不同日尋詩無見大率行者居者各以情見辭非歌以遣行勞還勤歸也後用此不可知非以此詩為朝廷待軍旅之禮也

南陔

闕

白華

闕

華黍

闕

魚麗

一章

魚麗于罶止鱨鯊君子有酒止旨且多

二章

魚麗于罶魴鱧君子有酒旨且多

三章

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

四章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惟其時矣

聞音曰鯊蘇何切有羽軌切嘉居何切偕舉里切

時上紙切

聞章曰舊六章今為四章文勢恐然

聞字曰麗著也讀如本字

聞用曰後有魚麗陣前後左右中五陣每一陣具五陣大率敵人入者無不有所著今漁人置魚罷大略如此相水道錯綜縱横布之嘗使試之于地頗類陣形

總聞曰陸氏鱨鯊之形長魴之形方鱧之形圓鰋鯉之形俯以著萬物盛多不必如此大率西北人重

魚東南人重獸各以少為貴也

由庚

闕

詩總聞卷九

詩總聞卷十

宋 王質 撰

南有嘉魚

一章

南有嘉魚

江漢之間有魚為嘉魚出漢中沔南今辰州鄂州皆有鄂州取以名縣其狀比常魚稍異然不必泥其名

但取其美恐或是因詩取號也

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二章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

陸氏魚欲逆則罩之使入魚欲伏則汕之使出尋詩

皆羣行自得之貌不必造意衍情如此

三章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四章

翩翩者鵻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甘瓠甜瓠也鵻鵓鳩也皆美堪侑酒

聞音曰罩朝郭切魚回斡水聲也非籠汕所謂切

魚乘上水貌也非樔二者皆取魚水之聲貌未

必罷也毛氏罩籗也猶可汕樔也無謂鵻未惟

切來里之切鵻與來叶酒與又叶吴氏不必以

六直伊昔作切蓋有隔句而叶者如纍綏是

也隨句為叶者如雝來酒又是也詩如此亦多

總聞曰與鹿鳴嘉賓同西北以鹿為重其饌有熱落河刺血入酒最珍恐是鹿鳴亦然魚雝之屬皆燕賓侑酒者也併載于此

崇丘

闕

南山有臺

一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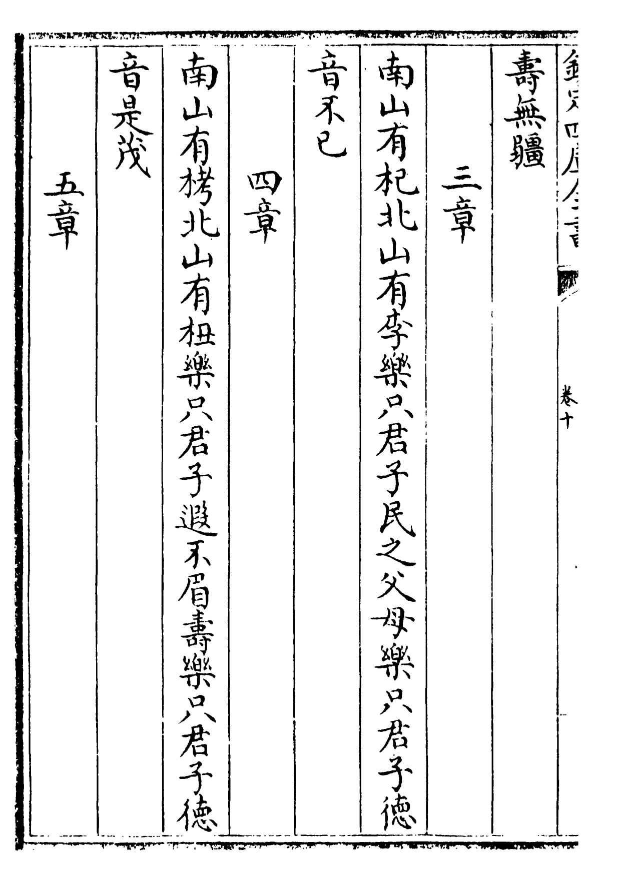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

春夏之交草木蘩茂詩人觸景生情大率占國占家皆當以氣象觀之而其氣象古人多即草木而觀早巖皇矣之類是也周之氣象草木如此則人君聲華福壽豈有窮也所以可樂也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二章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



壽無疆

三章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四章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五章

南山有枸北山有楰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其遐不止眉壽黃耇而已言無窮也

闢音曰吳氏臺田飴切萊陵之切與基期相叶耇𠙶羽切後下五切與枸楰相叶如此則五章皆叶豈不于古有益但𨔼俗可畏苟可叶即當已故臺萊耇後如今音一章作兩叶臺萊一叶基期一叶枸楰一叶耇後一叶詩此類亦多所以護

持古風少避薄俗也好古者用心如此此良亦可

嘆毋滿補切栲去九切

總聞曰草木固有宜山陽有宜山陰者此詩南北則不為此南山山之在南者也北山山之在北者也此言大封域也其南山北山各自有陰陽也

由儀

闕

總聞曰有其義者以題推之也亡其辭者莫知其中謂

何也然序者以題推義亦有不可曉者南陔南者夏也養也陔者戒也遂以為孝子之戒養白華白者潔也華者采也遂以為孝子之潔白華黍則以時和歲豐宜黍稷言之盖不時和歲豐則黍無華也前三詩所謂有其義者也由庚者道也遂以為萬物由道崇者高也丘者大也遂以為萬物極高大儀者宜也遂以為萬物得宜後三詩所謂亡其辭者也皆漢儒之學也前三篇鄉飲酒燕禮用之曰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

來是也後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之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毛氏不曉笙歌而一槩觀之又引升歌鹿鳴下管新宫今鹿鳴存而新宫亡大率歌者有辭有調者也笙者管者有腔無辭者也後世間亦有如此清樂至唐猶有六十三曲未幾止存三十七曲又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七篇有聲無辭當是相傳有腔而已此六詩之比也甚矣序之欺後世也魚麗之序既以治内外成

功告神結之不應再出三詩當是見禮工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三詩不可雜于前三詩故于後繫之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蓼蕭湛露彤弓之序方樂與賢樂得賢澤及四海燕諸侯錫有功不應以物雜于其閒當是見禮工笙皆畢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故以三詩入南魚南臺之後竊意有腔無辭者聖人皆不以入詩如新宫之類是也

蓼蕭

一章

蓼彼蕭斯零露湑兮

當是諸侯見王者燕飲至夜分露零見于蕭也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二章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龍𧰼君也龍身有光采

三章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四章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君子鞗革忡忡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闕音曰寫賞羽切謗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今

北人猶有此音奥師莊切泥乃禮切弟待禮切

豈去幾切

總聞曰二章而下皆頌君也初章所寫之心寫此而已故下章發之此詩止于露盛禮飲也次詩至于露晞情飲也

湛露

一章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

露非陽不晞飲非醉不歸言各以曉為止也

二章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在宗伯則校其中禮與否宗伯掌禮者也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君通情務盡醉臣守官務遵禮所以雖夜飲而不失令德令儀也

三章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杞棘有露而草已無露將欲曉也

四章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不見露而但見桐椅又其實可辨已全曉也

聞物曰陸氏杞棘剛木況德桐椅柔木況儀杞枸杞也甚柔桐梧桐也甚剛桐最宜琴材不必如

此取況但覩物起興也

總聞曰草豐桐實當是春夏之時又露三月始成清明節是八月始變白露節是此詩以露為辭其為春夏審也

彤弓

一章

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二章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三章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醻之

聞音曰貺虛王切饗虛良切載子例切右于貴切櫜居號切好乎報切醻大到切

聞用曰舊說彤弓不用遇征伐載以在前盧弓則

用遇征伐得用乘

總聞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此詩當是太公或是其倫然當時越于太公者亦無恐即是太公也平王錫晉文彤弓一彤矢百襄王用平禮其數相同惟盧弓矢千比平數大增其他平無命服無虎賁襄有之平有乘馬襄無之大率亦出人君臨時錫命

菁菁者莪

一章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當是諸侯朝王者經歷中阿中沚中陵菁莪其所見者也

二章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三章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已上皆經歷平陸之壤故言莪莪多生澤鹵沮洳之

地初生甚美可食當是緣途遇春所茹者也末章不言義而言舟舍陸而水也

四章

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當是乘航經歷洛渭之水魚或沈或浮皆其見者也毛氏楊氏載沈亦沈載浮亦浮舟豈可沈鄭氏知其不可以為舟者浮物亦載諸侯航河來朝詩人覩景生興爲以載為事也以載為事又奚足言而詩人以

為樂為喜而且休也

總聞曰諸侯喜見王者凡經歷覽觀皆樂事賞心也大率王明時泰與主暗時否山川艸木皆一等而人情物態自兩種尋詩可見也

六月

一章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

盛夏出師恐人有辭故曰玁狁孔熾我是用急言所

以然也

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

二章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顒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中章皆言王于出征王于此送行也三十里

三章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斾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四章

戎車既安如輊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五章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聞章曰舊六章今為五章

聞事曰易林玁狁非度治兵焦穫伐鎬及方與周爭疆元戎其駕衰及夷王此則自夷王玁狁始盛玁狁在北周都在西而侵逼畿甸如此當是玁狁有北兼西始自夷王不然則是玁狁與西合從同侵畿甸尋詩初甚危急復乃少安初非全勝也經世甲戌北伐玁狁庚午犬戎殺幽王

驪山之下計五十七年司馬氏西夷犬戎同攻是則西北合從也自文武之時已見于采薇至宣王之時又見于六月其勢轉盛于前日所謂孔熾也反覆推之文武之後大盛于夷王愈盛于宣王宣王暫安而不能久固其末終不可救于幽王也

聞人曰張仲重臣望士不應于詩無見此尹吉甫張仲相友如此烝民尹吉甫又為仲山甫作誦

如此其情非他人可比也張仲恐是仲山甫遍

考姓闕

采芑

一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

一乘車七十五人三千計二十二萬五千亦可謂用

大衆也不必盡周地當是侯國或謂南方近蠻荆者

也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鉤膺鞗革

二章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錯衡八鸞瑲瑲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瑲葱珩

三章

鴥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四章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方叔亦是與吉甫北伐之人六月不言者吉甫為帥

方叔佐之此行方叔為帥併玁狁蠻荆之功結之于此詩也此詩與采薇出車同體西戎玁狁併結之也

聞音曰䡘滿罪切服蒲北切革訖力切衡戶郎切珩戶郎切淵於巾切闐池鄰切老魯吼切焞吐雷切

聞句曰第一章三句一節六句一叶二章三章四章同舊末章作二句一節以雝叶猶不知下如何叶亦與此詩之體相差今改正

闡跡曰六月侵鎬及方鄭氏皆北方地名也鎬是周都無緣與方皆為北方地名假使方地未詳在他亦未可知焦穫涇陽皆在密邇方何由獨遠恐是方叔封邑故因以為姓

闡人曰禮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自稱于諸侯曰天子之老方叔元老又當是年爵皆尊于其徒也

總聞曰蠻事比胡事差緩胡侵雒都蠻不過荆土而已

弗離其巢穴也故王師犯夏河北防秋

車攻

一章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二章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三章

之子于苗選徒嚻嚻建旐設旄搏獸于敖

四章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五章

決拾既佽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六章

四黄既駕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七章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八章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聞音曰好許厚切草此茍切佽子利切柴疾智切說文引此詩助我舉㧘積也或作柴其他㧘或竒寄切平義切柴或士邁切唯疾智引詩今從與佽相叶此蓋首尾叶也駕集韻亦在家部居牙切駛集韻亦在馳部唐何切破亦當在坡部蒲禾切說文波坡頗跛皆以皮得聲皮當作蒲

秃左氏牛則有皮犀兕尚多弃甲則那又從其
有皮丹漆若何破作坡音不惟旁紐當然古音
亦爾古加何兩韻多通用如明唐兩韻亦通用
吴氏女曰雞鳴加居何切屈氏神靈篇赴曲相
如余私娱兹孰哉后加張氏擊鍾鼎食連騎相
過東京諸侯壯何能加若爾則駕讀作訛馳讀
作駝破讀作坡盖首中尾皆相叶也吴氏曹氏
望祭四嶽燎對泰柴肅于南郊宗祀上帝詠當

用柴詩當用柴許氏既挙或作柴不必專從一字也集韻猗相附著也於寄切正引此詩破敗也彼義切不引此詩恐似有意故不引實引也吳氏又以集韻猗柔也倚可切正叶破字諸叶皆可用亦不必專從一叶也但調同未省字或以賔之初筵射夫既同經改亦未可知果舊是同字則柴字容或有轉集韻挙舉兩手取曰挙渠容切盖謂助舉矢也若鄭氏助舉積禽自是

皂使之役何關士夫之事但世態少公多私動以夏五郭公阻之夏五之下必是月字郭公之下必是亡字安知非此文在孔子之後而必以為此文在孔子之前孔子存之蓋有徇意過當者故此曹亦徇意矯之而不知其失

吉日

一章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

二章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庚午前三日為戊辰則戊者葢戊辰也既禱三日舉事凡天子所在曰行在所漆沮從禽獸則漆沮即王所也

三章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俟俟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四章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酌醴覲戎不可飲厚至醉也校獵小以兔為勝大以虎為勝言捷莫如兔猛莫如虎得此則畢事上爵皆無則禮不成今西北之風猶然既獲大兕則可成燕

禮也兕大于虎而不甚猛于虎亦虎亞也故朋稱曰虎兕

聞音曰戊莫後切檮當口切好許厚切阜符有切馬滿補切有羽軌切俟于紀切友羽軌切右羽軌切

聞字曰爾雅三為羣二為友此亦字義羣皆三畫友從兩又此法從古有之近世字學亦未為過也而多諱及之

閒訓曰立訓不免隨語異意或有不必異者所不可曉被之祁祁訓遲與興雨祁祁同亦可用多意雨亦可用多意大意用大意繁亦可用遲意此其祁訓大獸亦可用多意今定從多語勢可見也

總聞曰戊不言長盖以戊協禱也次言庚午則前為戊長可見文體自有古意如前詩每章言方叔涖止方叔率止至三章四章增一顯允而易一涖止為元老參差

之中整肅默寓此所以古意鬱然也

詩總聞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總聞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惜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湯汝梅

詩總聞卷十一

宋 王質 撰

鴻鴈

一章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西北鴻鴈来正月節此詩當是春來鴻鴈初歸故鄉新棲未定舊迹已湮故曰哀鳴嗷嗷

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當是授民以田也最可憐者孤獨鰥寡之人人而重可哀者鰥寡之人也老而無子尚可養旁親為義子幼而無父尚可依他族為義父惟老而無妻無復更娶老而無夫無復更嫁終身永已故可哀也

二章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當是授民以舍也雖勞畢事則歸家自解之辭也

三章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哲人暢于人情憫我之勞也愚人暗于物理謂我為民任勞示之以驕將不可令也大率一、種無識者謂百姓不足顧恤顧恤則頑肆惟有事則深懲無事則勿顧則民知畏而易馭彼以為有術有能而不自知

其眞愚也

閒音曰野上與切寡果五切澤徒洛切宅達各切班氏陳湯傳郅越壽鼓顔氏西域傳作毋寡此作毋鼓聲相近夷狄之音不甚諦也此音至漢猶存至唐已不傳矣鄭氏縫人注引書宅西曰昧谷作度西曰柳穀陸氏古文宅與度相近因此而誤此音至漢亦存至唐又不傳也大率古音漸遠漸轉而況愈遠今併載於此

總聞曰此士大夫將王命而定民所者也三章叻勞皆士大夫自謂恐難獨以中章為勸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此意甚佳但語勢不爾

庭燎

一章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二章

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晣晣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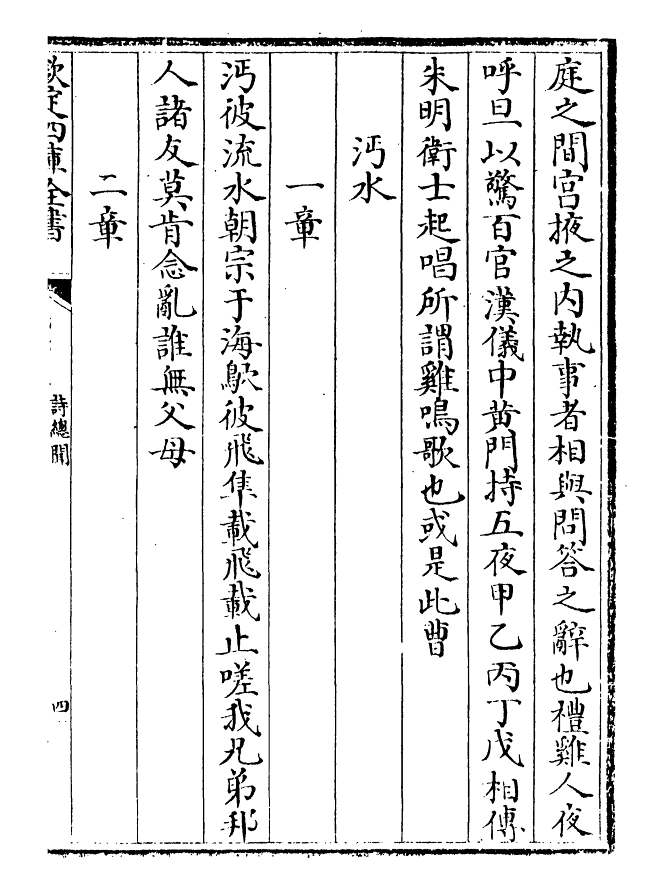
三章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聞音曰將七羊切艾魚肺切晰之逝切煇許云切

旂渠斤切

總聞曰鄭氏宣王問早晚之辭人君數問夜亦非體此當是執事之人夜未央未艾而聞車音夜鄉晨而見旂色嘆夜漏之未盡而朝臣之已集也所謂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久不接耳目驟以為驚且為喜也恐是殿



庭之間宫掖之内執事者相與問答之辭也禮雞人夜呼旦以驚百官漢儀中黄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宋明衛士起唱所謂雞鳴歌也或是此曽

沔水

一章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鴥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二章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屈氏曰徒倚而遥思怊惝怳而永懷意荒蕩而流蕩心愁悽而轉悲言不循法度之人而反以我為此流故懷憂如此鄭氏以起行為妄興師出兵事實既不然人情亦不爾若此詩人之情喪也

三章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

言其興

陳氏闕沔彼流水云八字亦精考者然不必如此前二章見隼止沔水之旁後一章見隼循中陵之上當是中陵與沔水異塗各道所見不必相同也

聞音曰海虎猥切友羽軌切毋滿罪切湯尖羊切

行户郎切

聞跡曰沔水出武都沮縣毛氏流滿未考

總聞曰當是關輔諸侯有來朝後時者興下之讒致上

之疑往時固有亂者固有不蹟者今誰念之而効之乎皆由訛言不懲故懷敬君之心得慢君之咎有此讒也見順流之水自適之禽而嘆其不如是必其讒已既欲見而不敢見慮蹈禍也此或為其友愬讒者故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鶴鳴

一章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

二章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蘀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澤玩鶴水玩魚言賢者退處自樂也不惟如此而園

有檀可以為器其隨葉亦可以代薪其穀菜亦可以

為茹山有石亦可以為礪取用何關所以為樂也

三章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四章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聞音曰野上與切檀徒沽切天淵從今音不必作

鐵因一均詩用天二十三用淵六雖無叶他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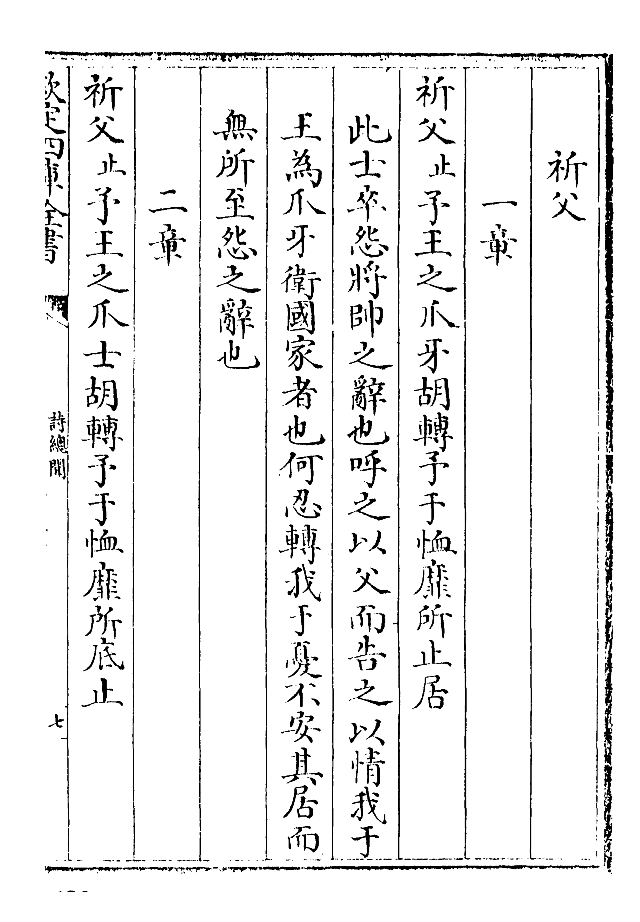
縈年二切既叶亦可吳氏不必從一讀也

聞章曰舊二章今為四章

聞物曰穀菜葉似王瓜實若龍葵今山間多食

總聞曰清修隱逸之士多喜觀鶴亦多喜觀魚列子莊

何莊子惠子之事可見載在傳記及見篇章甚多



祈父

一章

祈父止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此士卒怨將帥之辭也呼之以父而告之以情我于王為爪牙衛國家者也何忍轉我于憂不安其居而無所至怨之辭也

二章

祈父止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三章

祈父止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白駒

一章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遥

二章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

焉嘉客

三章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

此必舊為公侯而今遁山林者也度斯人浪適其來無期少寄丁寧頌禱之辭愛賢之深也

四章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

而有遯心

始猶冀白駒之來可以施謀今不復望知白駒終不出谷也猶欲寄生芻以秣白駒而又恐其人過潔雖芻亦不肯受也今相疎如此不可閟其音而與我絶有相遠之意也蓋欲時通訊問以求善言也

閵音曰夕祥龠切容克各切古容皆讀如恪三恪

即三容也孔叢子陳王問太師三恪曰封夏殷之後為二代紹虞帝之胄備三恪恪敬也禮之

如賓客也客恪皆同楚辭易林古詩漢歌皆用

此思新齋切

總聞曰此亦在野之賢者尚與世相通欲求道義為師友而所欲挽者又長往而不返者也

黄鳥

一章

黄鳥黄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此離散之餘去本邦而寓他土者也借黄鳥為辭無集我穀無啄我粟留為歸資復見舊族也厭他土而思本邦之辭也

二章

黄鳥黄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三章

黄鳥黄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

旋言歸復我諸父

䦨音曰明謨良切凡虛王切父扶雨切

䦨訓曰無集于穀楮也不我肯穀善也上穀從木

下穀從米

總䦨曰當是為生異方必經多時種木植禾已成不復

戀而決舍去者此邦必有所不可留而非得已也

我行其野

一章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而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

二章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
歸斯復

三章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
祇以異

此以貧欲棄舊婚而以富欲求新匹者也雖成不足以致富假使有得亦終散而不聚也適足以為怪言遂夫而適夫豈有此理也此皆婿辭

聞音曰家古胡切葍筆力切異逸織切

聞物曰樗即楮也毛氏他氏皆但謂之惡木不言何木也樗楮相邇今俗傳雖薪亦不堪然皮可紙實可練葉可覆麴醬極易長茂遂葍毛鄭皆云惡菜鄭氏言遂牛蘈菜也郭氏方茎茎長而

銳有穗有花花紫縹鄭氏蔨當也爾雅蔓芽也

郭氏蔨大葉白花赤花為蔓初不言何物本草

陳氏引詩言采其遂羊蹄草也許氏以蔓為蔨

一名蕣集韻丁氏蕣木槿也引詩顔如蕣英雖

不引此然今木槿有白紫二種與郭氏正合人

雖釆但不見食耳當是西北與東南又不同

總聞曰觀此詩然後知前詩之所以不可處者也二詩

當出一人

斯干

一章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干幹也今言人命上下為支干故下言松竹也凡居

向南為正面南山則坐北山也

如竹苞矣如松茂矣

言面勢物色皆嘉也

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言門戶氣象又皆嘉也

二章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然後興功作室也似續生者之室也妣祖死者之室也死戶向西坐東也生戶向南坐北也死者於此居處生者於此笑語言各安其所也

三章

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自此以下每章結以君子芋有數訓平聲一草盛也一大也仄聲草名也吳氏所引說文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芌王過切者乃從芌也於文象氣之舒若從芋當作平聲于文象氣之平雖通用而有其意集韻撫芋通用荒胡切覆也大也有也用此為的鄭氏改芋為幠亦不誤但不須變字爾去除皆當從平聲

四章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躋

五章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子攸寧

皆生者所享也

六章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維何維

熊維羆維虺維蛇

居既安則福可致也

七章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鄭氏熊羆在山陽之祥也虺蛇在穴陰之祥也此意甚嘉而未盡凡物不蟄者屬陽蟄者屬陰虎以冬交藉陰以成也蛇以夏交藉陽以成也床在高陽也而獐以水成濟以陰也地在下陰也而瓦以火成濟以陽也古人處事制法無不合理無羊之夢亦然魚陰也禾亦陰也魚非水則不生然附日影乃成禾非水則不生然向日色乃成蓋同類也故夢魚占豐年旟

鳥隼飛者陽類也然寒乃徤旋龜蛇潛者陰類也然勢乃毒萬物無逃二氣之間故夢旟旐多室家葢陰陽相交男女乃孳也易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八章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泣喤喤朱芾斯皇室家君王

室家皆事君王言貴近也

九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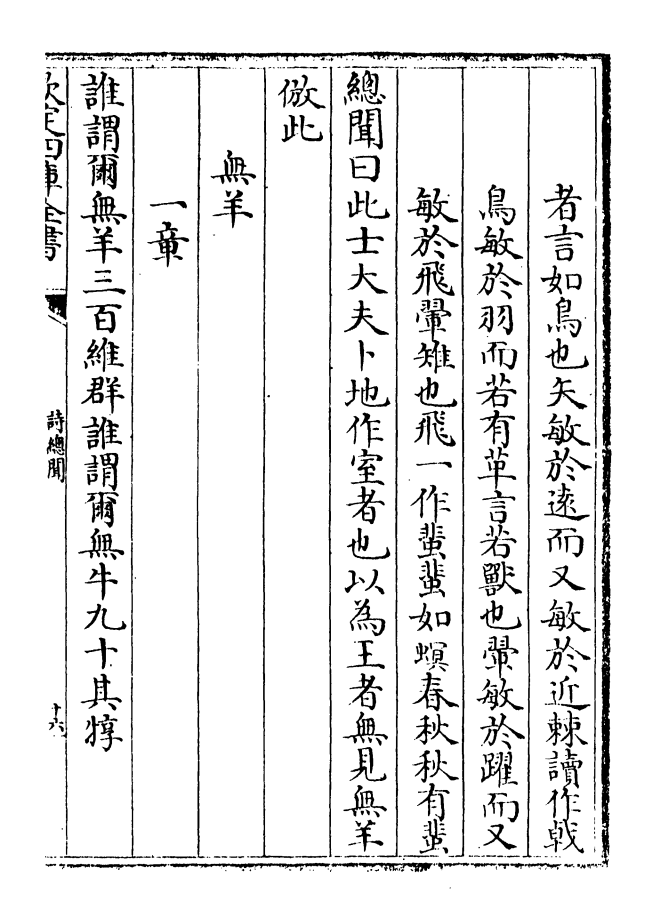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男子願使為公卿女子乃不願使為后妃惟議酒食所謂中饋也此事多詒父母之憂罕延門戶之福有識士大夫所以不欲也鄭氏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此意亦嘉而未盡但不當彰是非之名于外爾

聞音曰苞補擨切茂莫口切好許厚切猶余救切户後五切草訖力切正諸盈切簟子禁切今人猶有此聲吳氏前二章皆用引韻此一章不用未詳蓋未察此也寢千尋切夢彌登切虵余支切瓦危委切議魚羈切

聞章曰舊九章四章七句五章五句今畧如舊章而差移舊句

聞事曰四如言人功之敏也跂敏于足而若有翼



者言如鳥也矢敏於遠而又敏於近棘讀作戟鳥敏於羽而若有革言若獸也翬敏於躍而又敏於飛翬雉也飛一作蜚蜚如螟春秋秋有蜚

總聞曰此士大夫卜地作室者也以為王者無見無羊倣此

無羊

一章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

二章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

三章

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餱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

第五句爾牲則具當移入第七句以薪以蒸下以薪蒸之葉為牛羊雌雄之食也羊以三數凡三百頭是

羊群之數牛以十數凡九十頭是牛群之數三十之物此也蓋應上數

四章

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第二句矜矜兢兢下恐少爾牛來思一句羊小畜矜矜兢兢羊畏聳貌牛大畜不騫不崩牛堅重貌明兢兢下不騫上少爾牛一句

五章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旐維旟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

說見斯干

聞音曰㹚而純切濺莊立切池唐何切物微律切今猶有此音雄于陵切孔氏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繇辭皆韻又古讀雄與陵爲韻詩正月無羊皆以雄韻陵韻蒸韻又張氏賓爵下華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熊久血爲燐積

灰生蠅或疑張氏王氏古讀熊與雄皆于陵切

張用舊韻也年彌因切

聞章曰舊四章今為五章

聞字曰濈濈銳貌正羊角之狀從角尤佳不從角亦可說文和也毛氏息也似不必他訓牛安則耳潤病則耳燥濕濕牛安也毛氏動也訓亦似未當羊以角言牛以耳言恐是當時降阿飲池皆為水所沾後世不肯從物情時態推測古人

簡易之意多以造意為能然古字亦通用斯干

于加草亦止是于意戢從水亦止是鋭意

總聞曰此詩每章稱爾必雙舉牛羊而此章獨關牛丈勢似不具識者更詳此士大夫檢校産畜料理生業者也喪亂之後零替者多忽然見之人相與生驚故曰誰謂爾無也

詩總聞卷十一